國朝寶鑑卷之十四

睿宗朝

睿宗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

諱[redacted]字[redacted]初字[redacted]景泰庚午正月朔日丁丑誕降于私邸在位一年成化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戊申昇遐壽二十葬昌陵（在高陽）

上世祖第二子初封海陽大君天順丁丑懿敬世子（德宗大王）薨進冊為王世子游心墳典令侍學者日三進講祁寒盛暑未嘗或輟

丙戌齒學升降揖遜皆中規度觀者莫不相慶丁亥參決庶務聽斷明允戊子九月七日受內禪即位于壽康宮(今昌慶宮)尊世祖為太上王慈聖王妃尹氏為王大妃冊貽訓韓氏為王妃 上率百官進箋謝恩於 太上王頒教大赦且將復上 太上王尊號是夜太上王昇遐○命停諸道採金伐材等役放禁苑所養鷹鶻土豹○教院相崔恒等曰踰月定謚雖是人子不欲死其親之意而 大行大王未及尊號仙馭賓天速上謚號及廟

號卽予之至願也其令政府議啓於是政府
以神宗睿宗聖宗議廟號以啓 上曰大
行大王再造區宇功德嵬蕩廟號不得稱世
祖可乎鄭麟趾奏曰我朝旣有 世宗故世
字之號不敢復議也 上曰漢有世宗又有
世祖豈非可援之禮乎於是上 大行大王
廟號曰世祖上謚號曰至德隆功聖神明睿
欽肅仁孝○冬十月敎曰天生烝民而作之
君司牧兆庶非爲恣欲自奉也予以寡昧早
襲先業明不能燭理德不能綏民欲資庶僚

之助永保艱大之業若羣臣有懷含默不言則玆所謂君門邈於萬里者也政之得失民之休戚予何由知惟爾大小臣僚咸體予意各愼乃職以補不逮○十一月葬 世祖大王于光陵初 世祖遺命勿用石室申叔舟等以爲陵寢之固無如石室力請用之 上手書答曰山陵諸事雖不得優於前亦不欲減於舊此吾夙心也第 先王末命怳然在耳且 大妃欲勿違遺教卿等宜體此意遂不用○全羅道觀察使朴楗辭 上曰國家

多事要當靜以鎮之如有訴冤者勿拘文法便宜從事予聞僧徒多擾民卿宜痛治其無度牒者悉令還俗充軍○教都承旨權瑊曰凡人近之則雖疎必親遠之則雖親必疎予於宦官以其親近任使之故雖有小過或容而不治或治而赦之卿宜糾察宦官如有凌轢朝臣肆行不法者具罪以啓○命禁京商代納鄉民貢賦之弊○教曰昔夏禹氏元年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禹以大聖初即位猶且求言如是之廣且切況其下者乎

予以否德遭家不造受　皇考末命叨承靈
圖仰惟付畀之重惟不克負荷是懼念惟學
問未講道義多闕喪制豈盡合古政事豈盡
合公賢俊豈盡登庸憸邪豈盡黜退奔競豈
盡禁止賄賂豈盡不行刑獄豈盡無濫民瘼
豈盡醫治文風何以振武備何以修吏貪汚
何以廉俗薄惡何以淳盜賊何以弭邊警何
以備歟其令中外大小臣僚實封以聞副予
臨政願治之意○以寒命刑官亟決獄囚○
命諸道觀察使搜訪孝子烈婦實迹以聞○

十二月歷代世紀成 上覽歷代史採其治亂成敗之蹟親加撰次既成頒賜諸臣○禁府經歷李仁畦上疏論時弊語多 先朝事上初欲鞫問既而釋之仍教曰汝直言予過則可矣豈敢非毁 先王乎然既求其言從而罪之恐無以來諫故特原之○命國恤三年内視事經筵一依 世宗朝故事○上名諸將饋酒于差備門部將梁瓚以無標信獨不赴名 上嘉之特賜鞍具馬超陞堂上職仍命自今凡名將士必用標信以為式○上

保姆作樂禱神於本宮 上命攸司嚴勘仍
禁國恤內民間作樂禱神之弊
己丑元年春二月上 慈聖大妃尊號曰欽仁
景德宣烈明淑徽懿 上率百官上冊寶仍
大赦中外○閏月諭諸道觀察使曰自古明
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
滯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濬哲升元
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為殷阿衡呂望釣
魚之夫為周尚父常想前風每懷欽佇予以
寡昧嗣大歷服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

寂寞投竿罕至豈羨璞韜彩未値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可令州縣搜揚所部或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或材堪將帥膂力驍壯者一一採録以聞○白烏飛集苑中 上曰無乃政不得其道而貽害於民歟遂命赦輕囚承旨等奏曰稽諸瑞牒誠感宗廟則白烏至是瑞也非災也 上曰予實寡德何以致瑞卿等勉思補闕永孚于休○三月命自今朝叅後親講儒生○教曰天道生育萬物其有風霜雷霆非好肅殺也以其乖僻沴氣者不

得不蕩除使囿於太和元氣之化也人主撫
綏兆庶其用桁楊鈇鑕非喜刑威也以其兇
頑暴逆者不得不誅鋤以行其大中至正之
政也予以寡昧叨襲艱大凡有施措慮或失
宜尤軫用刑未能明愼以厭輿望夙夜兢惕
奉三無私反覆克審庶無向隅之冤顧自卽
位以來冒法抵死者已多是雖予德未上繼
化未下究而然亦無非自罹邦憲以速其辜
也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予豈愛一人之命坐
視萬民之苦哉肆不得已加刑也嗚呼惟皇

上帝伊誰云憎尚慮大小臣民或未悉予欽
恤之意播告中外咸使知之○夏四月命大
辟覆奏時承政院詳察以啓○五月諭諸道
觀察使曰諸道置觀察使守令將以務農桑
整戎器禁盜賊非毒民自逸也聞忠清道囚
人至四百餘云心甚愍然其犯盜亂常者則
已其輕者宜速決豈可拘留獄中使之廢農
事須體至意毋或滯獄○命成均館知事同
知事二員隨品差除文臣通訓以下每年春
秋政府及館閣堂上試詩賦等第啓聞成均

館儒生二百人以每年三九月政府及館閣堂上會成均館講論製述連三次居魁者生進直赴文科會試幼學直赴生進會試四學儒生八十人亦如之從領議政韓明澮之言也○始用象牙標信　上以舊用烏梅標信多失易奸命改以象牙而圓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　大妃殿標信方其體前刻懿旨後刻御押　中宮殿標信銳其體前刻内旨後刻御押　世子宮標信直其體前刻徽旨後刻御押凡各殿標信留宮時用之仍命政

院必書標信出納人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
等復請依中朝例稱第一第二於密符從之
○先是入定鐘後罷漏鐘前閉闕門禁人出
入而不鎖鑰至是始命闕門皆下鑰如有邊
郵及關係國家大事者用宣傳標信開鑰以
爲例○六月命移安州寧遠穀二萬斛賑沿
江諸邑民○復史官試才以左傳通鑑中試
一書○定闕內入直人數又立出入官員跟
隨之法堂上三人堂下二人參外一人○奉
桓祖以下影幀三十三函于璿源殿○改漢

城府尹爲判尹咸吉道之利城端川移屬咸興鎭吉城明川移屬鏡城鎭而鏡城改稱大都護府從吏曹之啓也○秋七月 上以鐘閣不宜在城外也命右議政尹子雲等移設于城內○時旱 上減膳錄囚閉崇禮門徙市于銅峴親禱永昌殿乃雨○國朝武宣寶鑑成 上命諸文臣纂繼鑑至是成賜名武宣寶鑑頒賜諸臣○命以五部爲五衛中部曰奮勇衛東部曰驍健衛西部曰武昭衛南部曰忠達衛北部曰破虜衛○九月加上

王大妃尊號以順元添入於前上尊號明字
之下以愼惠添入於前上尊號徽字之下
上率百官進冊寶頒赦中外○知經筵事任
元濬言大學衍義治國之律令 世宗常取
覽成誦宜以此書進講經筵也 上可之○
經國大典成初 太祖朝命撰元六典續六
典 世宗朝又撰六典謄錄 世祖以其科
條有前後抵牾者命崔恒等斟酌損益改定
六典纔訖刑戶二典至是乃成具箋以進
上曰 先王之志事也告于永昌殿○命議

恭靖大王廟號因大臣申叔舟等議格不行
○冬十月　上念直宿軍兵暴露之苦命設
茇舍於迎秋門內以庇其寒○十一月　上
自　世祖大喪後恒居廬次哀毁踰節仍以
成疾戊申昇遐于景福宮正寢　者山君成宗
大王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欽文
聖武懿仁昭孝廟號曰睿宗

國朝寶鑑卷之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十五

成宗朝一

成宗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

諱[redacted]天順丁丑七月三十日辛卯誕降于東邸在位二十五年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己卯昇遐壽三十八葬宣陵在廣州

睿宗大王元年己丑十一月戊申二十八日睿宗大王昇遐　慈聖王大妃御康寧殿召高靈君申叔舟上黨君韓明澮領議政洪允成等教曰元子在襁褓月山君素有疾者山君

雖冲年 世祖每稱其器度類 太祖立以
爲嗣何如叔舟等拜曰社稷之計定矣初
世祖有二子長 懿敬世子次 大行大王
上 懿敬世子之第二子也 懿敬世子早
薨 世祖育 上于宮中封者山君嘗與母
兄月山君婷讀書宮廡下羣宦列侍會天大
雷雹震小宦死侍者皆顚仆褫魄 上獨不
變色擧止自若宮中異之至是遣衛士迎
上于私邸時年十三諸大臣啓于 大妃曰
嗣君成服後即位例也今不可循常宜即位

以定人心 大妃可之 上遂以冕服即位于勤政門 大妃垂簾同聽政於是尊 慈聖王大妃為大王大妃王妃為王大妃冊天安郡夫人韓氏為王妃遂告廟頒赦○教曰予以眇冲叨承丕緒凡所施措悉稟 慈旨然萬機浩繁罔知攸濟尚賴諸臣匡輔之力其令中外各陳時宜無有諱避言而不中亦不罪之又念為政莫急於得人宗親文武六品以上各舉賢能予當擇而用之○罷戶牌法教政府曰戶牌之法欲知良賤人口之數

行之十年死者亦多而無一還牌是必轉相借帶因此奸僞滋而刑罰煩民甚病焉是豈立法本意乎其令罷之○命内侍除職毋過四品○購天文地理陰陽諸書於各道○以韓明澮兼判兵曹韓繼美兼判吏曹 大王大妃教曰 世祖特置諸曹兼判書大行欲自摠攬故除之今嗣王幼冲其置兼判書於是以二人分判吏兵曹

康靖

元年春正月教曰 世宗朝李純之金淡精於天文今無其人宜擇人俾習天文院相

申叔舟等啓言前擇儒士李亨元朴孝元等使習天文今亨元爲繕工僉正未暇肄業宜改授閒官金石梯李鍾山亦觧推步請幷肄業於本監 上可之○教司憲府曰奔競之法本欲禁其附權門有干請耳今宰相家親戚僚友不相往來慶弔迎送之禮亦不得行豈 祖宗立法本意乎自今吏兵曹堂上吏兵房承旨臺省摠府衛將判决事外並勿禁○以都承旨李克增爲司饔院副提調承旨之兼司饔提調始此○耽羅獻真珠 上却

之又命諸道進貢虎豹皮减其數○二月葬
睿宗大王于昌陵申叔舟等請盡毀近地民
塚上曰山川不增吉地有限更千萬世陵
室無窮恐後世人民無山可葬無地可耕宜
自今立法勿廣禁限○日本國關西路九州
侍所宗彥對馬州越中守宗盛弘遣使入貢
護軍宗家茂来朝○大司憲李克墩等上疏
陳時務十二條且請教官師長有成效者不
次擢用鄉學訓導教授大邑則用及第出身
小邑則用生進年四十有經行者考賢能授

官凡屢千言 上嘉納○三月命錄高麗忠臣鄭夢周吉再之後○上雅愼重臨民之官保寧定山兩守令缺吏曹以錄事之試才中格者擬望 上謂院相申叔舟等曰治民之官當用諳鍊吏事者何爲以此輩擬望也礪山郡守金元信珍原縣監金繼智陛辭 上引見以治民十七條面諭以遣之○吏曹進官制條格並從之一署經之法考其除授議其賢否必有舋咎輒不署經故士類畏憚議恥於爲非世祖罷署經之法臺省淸議無所施行今後朝士告身依舊署經一贓吏永不敍用累及子孫以勵士氣近來此法稍弛貪墨之徒無所懲艾依舊

擧行庶孽勿許赴試亦勿授顯官一平壤永興府尹觀察使兼差一門蔭子弟年過二十試一經方許從仕比來此法廢弛不學童稚率多任官曠廢職事續六典門蔭條功臣及二品以上子孫壻弟姪京外官三品守令子孫曾經臺諫政曹者之子年二十以上吏曹發文藝文館試一經中格者給牌還報吏曹元六典門蔭條若祖父曾犯罪未經改正者不許蔭授今後依六典施之一守令授職後或憚路遠或憚邑殘規避者依六年不叙之法一守令萬戶察訪不法一年二度遣行臺檢察一外方敎授或至十年不遞訓導必十五朔而遞故敎授憾其沈滯訓導坐計日用皆不勤今後敎授隨考滿即叙其五考二中者及訓導三考一中者并勿加階罷職

○命京畿觀察使兼開城留守平安觀察使兼平壤府尹永安觀察使兼永興府尹京畿忠淸江原黃海觀察使

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命各年武科出身閑散無所屬者隨品差習讀權知每日赴本院讀兵書習射本院堂上考察勤慢其有文武才兼備者録名以報兵曹及都揔府試才調用於東西班守令僉使萬戶從兵曹之啓也

○夏四月成均生員權子厚等上䟽言國初泮水制度一依於古頖宮墻泮水缺焉且國家別建一司於成均名以養賢頖因汰冗並于豐儲倉請遵先憲修闕典　上命先復泮水○五月帝遣行人姜浩等致祭于魂殿

仍須承襲誥命及冕服 上自迎至送動止無違禮天使還歸至弘濟院謂館伴魚世謙曰聞 殿下春秋十四而今見言動無一差失且聰明瀅澈真聖主也○六月旱教諸道觀察使曰自春徂夏亢陽不雨慮有所召下教求言臺諫疏列中外官吏貪婪不堪任者以啓議大臣黜七人是皆前日考居最者何若是反歟守令或不體予意是豈敬天體上之義卿當率自身先救荒諸事盡心措置俾赤子得免于溝壑予將分遣臺官摘察之仍

命 大妃殿物膳外限今年勿爲封進兩麥
種預備收儲蕎麥趁時勸耕以備捄荒遂以
申叔舟具致寬洪允成等爲賑恤使經理諸
道荒政○命禁大小人負葬地踰制廢民田
毁人居者○永安道觀察使李繼孫啓言本
道即周之岐漢之沛而去京隔遠從仕王朝
負笈芹宮者百無一二以强悍爲俗弓馬爲
業棄禮義尚氣力習以成風獷者逆醜一唱
靡然從之變氣習明教化之術不過興學校
育英才耳今永興爲一道首邑於本府鄕校

以聞望文臣特差教授擇列邑年少聰敏學
生聚會勸奬則庶幾全才輩出盡爲朝廷之
用矣 上嘉納仍命歲貢一二人赴成均館
○上以民之寃抑者告該司受退狀然後告
義禁府轉告承政院費粮淹留多不盡其情
也欲置登聞鼓命議于院相院相申叔舟等
言不考司憲退狀是開告許之風只考退狀
直呈當直便也 上從之○秋七月命自今
都目政用新定吏典兵典官制○奉保夫人
白氏請爵人 上曰予以幼冲因内謁爵人

則於國政何若復言者予必不貸白慚懼而
退○教曰外方儒生有志於學遠来赴館或
有疾病治救為難令户曹量宜給藥○八月
下諭于永安北道節度使魚有沼賜以衣酒
先是金嶠為北道節度使與向化野人乞加
介會飲乞加介猝拔其所佩刀直欲刺嶠嶠
驚走避免事聞以有沼代之至是 上遣洪
貴達諭之曰永安一道吾東方北門撫馭失
宜所係匪輕近因邊將失人禍生不測今雖
甫定尚慮生釁聞卿行政清簡非但軍民畏

威虜亦敬慕爭附使邊氓奠枕雖古名將殆無加焉予甚嘉之今賜酒仍賜衣二領知卿老母僑居人家賜第以安之如有病醫藥以治卿勿以母爲念益勵舊志俾北方無警并賜玉鎮諸將士酒○冬十月祔　世祖大王于太廟命停彩棚歌謠○上　大王大妃徽號曰神憲　王大妃徽號曰仁惠○以冬雨過多命停方物○十一月教諸道觀察使曰世宗朝諸道只設蠶室一所以近邑所居諸司奴婢助役　世祖以謂若每邑皆設則人

人自便蠶利與盛而近邑奴婢來往之弊可除今守令不體立法本意吏卒所過供億少緩則織成罪辜訴官鞭撻非徒無益舉道受弊今依 世宗朝例每道只置一都會鄉悉此意宜桑處置都會叅考舊例以附近諸邑人約定蠶母及助役人輪次均役以所出絲繭親監直進以賞罰之○教曰近來儒生專事浮文不務經學其勤勵節目商議以啓於是禮曹撰進節目命頒于學【節目】一經明行修可為師表者本曹及諸館堂上同為揀擇錄籍成均館四學官有缺隨品塡差其在他館未仕備者亦

推移差授且除他務專委教誨一令四學儒生分番夜讀一近年以來生員進士專不赴學詐稱父母老病受陳省赴試甚不可今後受陳省者勿許赴館試一文臣為外邑教授屢年不調有違崇儒之意仕滿者隨即遷轉罷官者亦隨才叙用一衣冠子弟雖有姿質英明者不喜赴學皆為仕進之計草莽儒生雖有精於經史者非科目無以出身自今每三朔一次議政府六曹諸館堂上會成均館講四書一經通曉者願從仕則隨才叙用

○先是 睿宗己丑崔恒等具箋進經國大典然議者皆病其踈漏未備及 上即位之初申叔舟等建請令六曹諸司條具六典事例使恒等更加增删釐正至是上之命印頒中外

辛卯 二年春正月分遣相禮金永堅于全羅道
宗簿正金升慶于慶尚道巡審災荒訪問疾
苦永堅歸奏飢民有浮腫者有棄兒者 上
下諭賑恤使切責道臣匿不聞之罪杖該守
令之不用心賑濟者雖功臣議親並命勿貸
○二月追尊 懿敬世子曰溫文懿敬王粹
嬪曰仁粹王妃初 上之即位也以追崇所
生名政府六曹議之盧思慎金國光徐居正
鄭蘭宗等以為當稱宗稱王別立廟稱皇伯
考姪子臣尊 粹嬪為王大妃申叔舟鄭麟

趾崔恒等以為宜追王不稱宗別立廟稱皇
伯考孝姪使月山君婷奉祀封 粹嬪為王
妃 上從叔舟議○王大妃命鏤佛經于中
朝侍講官金季昌言赴京還者皆傳中州人
稱 上為英主譽言洋溢且嗣服之初毀佛
堂禁入為僧尼今又求佛經不已左手執義
孫舜孝亦言 皇帝求海東青我國知 皇
帝好遊獵臣恐中國人亦疑 殿下好佛也
上告于 大妃寢之○三月 上視學祀先
聖還御明倫堂親執酌賜侍講官酒命有司

令賜講書官酒仍講大學論語孟子從容問
難○野人兀狄哈尼麻車等来朝 上召見
賜酒野人等稽首曰本土之人咸仰 聖德
願為之氓而以邊將沮之莫不悶歎也 上
賜衣慰諭○上御仁政殿親策士曰帝王之
治天下國家必有其道以何道而臻至理歟
雖古昔盛治之主一有所失終累善政予以
幼冲嗣大歷服夙夜祗懼凡所施為罔知攸
措若之何則政得其道可以成善治歟比年
凶歉兩南尤甚義倉賑救軍儲告罄若之何

特加一資以旌之○命驅出巫覡於城外又
禁都城中念佛所○教禮曹曰民風士習在
上之人崇奬而激勸之其令中外搜訪忠臣
烈婦孝子順孫啓聞旌別又令諸道廣刊小
學三綱行實等書教民誦習○秋八月命生
進居泮者圓點滿一百五十日始許赴館試
講一經通曉者隨才叙職○上行常參命監
察押班以糾朝儀○九月　王妃行養老宴
於宣政殿赴宴婦女凡一百五十四人有故
未赴宴者賜酒饌於其第○閏月　上御寶

慶堂夜名經筵官講國朝寶鑑至閔開上疏
論玄宗一身用姚崇宋璟以致開元之治任
林甫國忠以致天寶之亂經筵官朴孝元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使玄宗愼終如始誠
一無間則前後治亂豈若是相反乎 上曰
用小人之禍至於敗國小人誠不可用也孝
元曰分别小人最是難事此中庸所以修身
爲取人之本也 上以爲然遂賜酒命自今
經筵官二員直宿○冬十一月琉球國王尚
德遣上官人信重進香信重語宣慰使裴孟

厚請受朝廷爵命永為藩臣禮曹啓言信重居日本要路博多之地為本國及琉球國所親信亦受我國圖書歲遣船來朝今又親來願受官爵非他倭人例請授從二品職從之○有雷異教曰沍寒之時雷電為灾究厥所由實惟寡昧屢教求言未有直言極諫者屢教求賢未有薦進人才者董治百司而猶有惰弛者審理獄訟而猶有寃滯者詢訪民隱而怨咨尚多省罷工役而興作不息其令廣曉中外詳陳闕失以答天譴○掌苑署進睽

山紅一盆上曰冬月開花出於人爲且予
不好花卉後勿復進
壬辰三年春正月上御夜對講貞觀政要至
九人內四人非賊而煬帝並斬決上曰煬
帝固無道然其臣知而不言豈得無罪侍讀
官鄭徽對曰表正則影直君明則臣忠裴矩
之忠佞足爲明鑑檢討官蔡壽曰人君惡聞
其過則人臣競爲諂佞而牽裾折檻者鮮矣
○祔睿宗大王章順王后于太廟 后當
睿宗爲世子時昇遐及 睿宗即位未舉追

冊禮 上之初年申叔舟等請追崇進號封
陵至是並祔太廟○遣使錫宴于永安平安
兩道觀察使節度使賜匹緞表裏等物○立
桓因桓雄檀君三聖廟于文化之九月山依
平壤檀君廟例歲送香祝以祭之從黃海道
觀察使李芮之請也○上御經筵謂領事申
叔舟曰人主宜知稼穡之艱難予欲於後苑
種穀以觀之如何叔舟曰 世宗於景福宮
後苑播種而今 世祖掌之 世祖親執其
勞 祖宗盛事可法也 上然之○三月禮

曹啓曰式年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試當東
作之時舉子來往有妨於農請依中朝例每
寅申巳亥年初試子午卯酉年春覆試 上
可之○判中樞府事李石亨撰進大學衍義
輯略蓋刪西山之繁文添以麗史者也 上
立命典校署刊印賜石亨鞍馬○命士民男
女貧未嫁娶者官與為資○湖南觀察使採
玉進之 上曰此石似玉者況農月煩民豈
無其弊後勿更進亦勿禁人採尚衣提調以
外方所進貂鼠皮品惡請退而易之 上曰

人主豈可以一己而勞民乎自今不甚惡者
勿退也○夏四月蓬原君鄭昌孫右議政成
奉祖年過七十命依大典賜几杖○六月
上聞士夫家多不立廟祭以紙牓敎曰世
宗朝命士大夫依文公家禮使之立廟庶人
立淨室祭以四仲朔今此制陵夷士夫尚多
不立廟者況庶人乎其令禮曹憲府另加檢
察○秋七月敎曰生財在務本裕財在節用
如欲節用必先儉約蓋奢侈則用廣用廣則
財竭我東方山峻水駛土地瘠薄雖勤儉節

用猶患財力之不裕況棄本逐末爭尚華侈者乎予爲是慮嚴逐末之禁定役民之法使之專意農桑罷不急之務除無益之費內而宮中外而百司悉省調度自公卿至齊民各體予意共享太平也議政府請令典校署印頒 聖教使中外咸知 聖上導民之至意從之○命畫工崔涇安貴生摸寫 昭憲王后世祖大王睿宗大王御眞奉安于璿源殿使申叔舟記其事名曰永慕錄○日本國上松浦源納遣四郎衛門正秀入貢正秀托言

丁亥年間朝京承 世祖面敎摸御容安于
博多地聖福寺時時放光今奉至薺浦欲嘗
試朝廷處分 上以問于諸大臣申叔舟等
以爲此亦見 世祖威德之遠被也然受之
則爲外夷所侮却之則彼必棄之賤汚今當
語正秀曰我國之法潛寫君王御容者其律
甚重爾遠人故不責之也令觀察使躬至薺
浦設壇奉燒厚遺正秀以遣之宜也 上命
如其言○冬十一月 上率百官進宴于
大王大妃以 大王大妃誕日也○禮曹啓

請依 世宗世祖朝故事三月三日九月九
日議政府六曹館閣堂上會于成均館課試
儒生以爲式從之○命諸道觀察使設都會
取其優等者直赴生進覆試三南各取五人
餘道各取三人○慶尙道進白雉黃海道進
白鹿命放之山林○十二月建懿廟于延慶
宮後園命月山君婷奉祀○諭永安北道節
度使魚有沼南道節度使李經平安節度使
辛鑄等曰窮陰風勁念絶域勤勞特賜貂裘
貂帽可領至也斥候烟臺之軍蒙犯霜雪今

送毛衣防衣氈笠氈帽煖耳帽鄕其分授之
癸巳四年春正月大司憲徐居正言諸司奏事
或啓目或單子而憲府啓事則舊例下官言
于承旨承旨傳于宦官轉啓之際語多錯誤
宋時劉子之規簡易可行也 上從之○復
行輪對之法○夏五月罷左右鷹坊○秋八
月敎曰儒生犯罪學官以學校之罰論斷勿
移有司重者須經有司論斷○九月設耆老
宴于訓鍊院二品以上年七十者並許赴命
都承旨賫法醞賜之越四日 上御仁政殿

復行養老宴○帝王明鑑成 上採歷代帝
王及后妃善惡可法可戒釐爲三編平居觀
省○刑曹奏囹圄空賞堂郎有差
甲午五年春正月命撰大典續錄先是命經國
大典自甲午二月初一日始用至是又以大
典之所不錄者錄成續篇與大典幷頒○大
司諫鄭佸等上劄言學問之道當惜寸陰今
聞傳經筵觀射後苑寒曝之戒臣竊憂之
上御書其尾曰爾言至可予實誤焉○夏四
月 上雅好文學日三御經筵與講官反復

論難日晏乃罷尋慮院相久坐爲勞命不俟講畢先出○五月五禮儀成初 世宗命許稠及集賢殿諸儒臣旁採禮書兼用中朝諸司職掌洪武禮制東國古今詳定禮等書參酌損益做杜氏通典撰定五禮及 世祖朝命姜希孟成任改修五禮中可施於當今者更名五禮儀未及脫藁 上旣定大典復命希孟及鄭陟李承召等諸人仍而纂輯使申叔舟摠裁之至是書成命典校署刊行賞叔舟等有差○六月教曰疾疫盛行令醫巫賚

藥救療庶人賤隷之病者出置東西活人署治療其物故者隨即埋瘞○閏月教曰祈雨得應猶未周洽欲依齊景公故事出舍草野三日親禱○秋八月大司諫鄭佸等上劄言西旅貢獒太保進戒文帝却馬史稱儉德古帝王遠珍奇之物而不畜于國者誠以喪志而貽患於國家也 聖上罷鷹坊以示不復用今於都牌柳洙之第常養海東青鷹師亦受遞兒職是有罷鷹坊之命而實未嘗罷也願命放之使一國臣民曉然知 聖上之所

尚未嘗在於外物也 上命放海東青○
九月 上謁齊陵厚陵至松都將親祭于穆
清殿松都儒生李德根等上疏言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五百年大都豈無耕莘釣渭者
且 殿下祭真殿而不祀文廟是非隆師重
傅之意也願謁文廟試取人才於是 上至
文廟謁聖而試士以未有 世祖故例不果
行賜儒生米三十石綿布五十疋命盧思慎
徐居正等饋諸生將留覽前朝宮闕遺址會
昌城君成奉祖計至 上趣駕還都○冬十

二月諭諸道觀察使曰自古願治之主以求賢爲急予即位以来搜訪遺逸登庸非一尚慮文武之才未盡見用卿悉咨訪雖一才一藝詳録以聞

乙未六年春正月始親耕耤田前一日上親享先農于郊壇(祭儀見五禮儀)翌日耕耤上五推宗臣宰臣七推諸判書大司憲大司諫九推如儀(儀節見五禮儀○樂章殿下出大次奏與民樂曰天粒我民誕降嘉穀稼穡惟難不自暇逸肇民農功事我新田示民有道務本爲先殿下耕耤奏與民樂曰念我穡事日亦既春于耜于耒必躬必親五推五反古訓是式勸我民天惟民之則殿下陛降觀耕

臺奏與民樂日日既耕止日亦勤止上下臨只衮冕煌只萬目咸覩如日之昇終善且有福禄是膺王世子宗室宰臣判書臺諫耕耤奏繹成曰有儼其壇有椒其苾嗟嗟宗公曰亦駿奔以耕以耤以佑我王明神有賜迄用豐康仍行耆民勞酒禮禮畢還宮受百官賀大赦教文曰食爲民天農爲政本然而寒耕暑耨霑體塗足終歲勤勤惟農最苦上之人苟不以身勸之則孰肯服田力穡趍於勤苦哉若稽古昔聖君哲王咸有耕耤之擧以倡于上周宣不復於古而虢公致諫漢文能修其制而班史特書予以眇末纂承丕緒不自揆量思闡古義承家理

國愛人利物夙夜于懷苟便于民豈敢憚勞
爰命有司探討舊典乃於今年上春吉辰親
祀先農躬秉耒耜以先民庶屬玆曠典之初
講宜推渙汗之寬恩自某日昧爽雜犯以下
並宥惟爾耆老軍民人等各體予意率勵羣
下捨末務本盡力耕稼諸道觀察使分憂方
面百責所萃而勸農一事實爲之先其令長
民之吏日夜飭諭無敢少忽盡緣南畝治其
陂澤利其器用糞其田疇其耕必深其耨必
易勤業力作毋致鹵莽毋興修以廢其事毋

追胥以失其時毋科斂以竭其力使吾民得
專意於農功苟能吏民同孚上下相應庶可
以屢獲豐穰而登我至治矣於戲秉耒隨牛
非爲文具之自術務農重穀尚知予意之所
存嘉與南畝之民共享太平之樂故玆敎示
想宜知悉○慶尙道觀察使金永濡刊進陸
宣公奏議 上賜衣以奬之○二月以魚有
沼爲右叅贊仍留節度北邊○三月 上謂
右議政金礩曰泮水雖命復舊然工役重大
且 先王所作恐不可輕改也礩曰成均勝

地今修東泮水而西泮水割入宮墻面勢偏
側不正萬一華使謁聖豈不有妨於瞻視乎
盧思愼曰昔華使金湜善風水盛賛成均館
基址以為人才輩出之地今缺西泮水恐有
所識也 上以為然○建尊經閣于成均館
賜經籍藏之○上親祀先聖策士于明倫堂
○夏四月旱 上避殿減饍省不急工役○
全州府尹尹孝孫有異績賜書褒之曰自爾
為州行丐者續命流亡者復完政平訟理民
蒙其澤予甚嘉之特賜表裏用表爾殊績○

秋七月 上幸西郊觀稼饋農民酒御榮福亭觀漕船○毁撤城内外尼舍凡二十三所○教曰守令民之儀刑也近聞監司節度使據三品以下直斷之法或以微眚至加笞杖此非待士大夫者自今定制守令雖有罪監司隨事以聞毋得擅杖節度使則非事係軍務毋敢擅斷○八月教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肅殺之聖人則焉德禮以導民刑政以示懲刑豈聖人之得已哉然辟以止辟刑期無刑亦無非所以

勸民善而全民性也惟我 太祖革高麗煩
苛之法 太宗丕承以致刑措 世宗好生
之德高出百王嘗下恤刑之教歷採古今刑
獄之可鑑可戒者十餘條丁寧訓諭欲使司
刑者體而究之遵而行之 世宗之心即大
舜之欽恤也 文宗申明三限之法以雪滯
獄之寃蓋大限三十日中限二十日小限十
日叅考大典則唐之立限寬於宋我朝立限
又寬於唐斯乃 世廟之盛意 文廟成之
則明慎刑罰是我 祖宗家法予以眇末叨

襲丕緒夙夜兢惕惟恐刑辟不中傷和致冤
比觀讞獄官吏所失非一苛暴深刻者常失
於羅織昏迷庸暗者常失於淹滯喜羅織者
深文峻法嚴加拷訊援引傅會一切增餙無
辜之人橫罹斧鑕喜淹滯者捕係不決動隔
炎涼桎梏加體饑寒砭肌悲號疾病瘐死犴
獄豈不痛哉其以此意曉諭中外○先是昌
德宮門未有扁額出入者眩焉 上命藝文
大提學徐居正命名以揭之昌德宮外東墻門曰宣仁中東
墻門曰景陽新大門曰長春中大門曰宣明南夾門曰春興內東墻門曰建陽北東墻門

曰綺華廣延亭西岾門曰平昌南行廊門曰永和北行廊門曰永平内司僕南門曰雲錦外東山門曰延陽左夾門曰光範右夾門曰崇範南墻門曰丹鳳内西墻門曰宣秋左闥門曰肅章兼司僕廳新大門曰延福内司饔上東門曰小春北門曰小東中宮差備門曰延禧承政院南門曰延英西行廊門曰金虎外西墻門曰鎭金西墻門曰耀金後苑北墻門曰拱宸新北墻門曰閶闔東墻門曰青陽外北墻門曰廣智○九月戶曹以諸道穀稍稔而租税不足請更審之 上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其勿更審○冬十月上御夕講侍讀官李孟賢奏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漢興始置諫官凡言事皆責於諫官諫官之言不可不聽 上曰予即位七年豈

無過舉然尚不聞讜論故一日三接盖欲聞讜論也如有所言勿復隱○教曰樂之於國大矣我 世宗命朴堧制為鐘磬叶于律呂樂於是一備猶慮久而或差揀文臣質近者仕于樂學講究律呂俾精其業 世祖尤重之至設樂科必欲責成而人不知禮樂大關風化以為伶人所業而賤之莫肯就試予恐祖宗美意有所不副聲樂遺法終於缺廢故擇朝官曉音律者並為勸勵條件其依此施行於是以朴孝元金漬成俔蔡壽任興依承

文院例差掌樂院兼官赴院肄習○上擇前
世明君暗主所行善惡事蹟命工圖畫于屛
詞臣作詩書于其上坐臥觀省以爲勸誡○
命賜四書五經于平安永安兩道俾儒生頴
學者習之

國朝寶鑑卷之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十六

成宗朝二

丙申七年春正月朔 上率百官陳賀于 三大妃殿進表裏○上 懿敬王廟號曰德宗祔于太廟初追王 懿敬時以自麗朝無追王奏請之例而不為奏請於中朝及請承襲使權瑊還奏太監鄭同以為 懿敬封王亦當奏請也至是 上遣金瓚等奏請中朝中朝賜謚懷簡頒誥命 上議大臣始加上廟號行祔廟禮 大王大妃教以當從兄弟之序

諸大臣議同遂奉序于 睿宗室右陳賀頒
赦如例○大王大妃還政于 上 大妃以
懿旨下議政府曰毋后預政特一時之權宜
今上年已長聖學已就裁決萬機動合規度
非老婦所宜贅自今無預庶政優游養年永
觀太平而已政府其悉此意曉諭中外於是
上遂親庶務命承旨親啓事於 上前以防
宦侍壅蔽○行常祭 上謂左右曰人各有
見自今下旨有不便者其各論執以奏○三
月 上御仁政殿策士命尚傳搜場中挾冊

者幾數十人 上命罷場明日改試其策曰
天下之理會在吾心苟求其理理無不通蓋
日月之行有常度而日月之蝕亦有數先儒
以為精曆數者雖百世可知也然孔子於春
秋必書日蝕何歟先儒又以為人君修德行
正則當食不食既有常數則為此說者又何
歟且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太陽太陰一
而已堯時十日並出宋之兩日相盪抑又何
理歟潮汐之說先儒之論不同其消息之理
可得聞歟東海之無潮錢塘之三日不至抑

何理歟火者陽之精水者陰之精各有其性
則有温泉而無寒火何歟冰有蠶而火有鼠
抑有是理乎橘渡淮而為枳貉踰汶而死又
何理歟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民惟
星又言雨暘燠寒風以為肅又哲謀聖之應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果為五事之應乎
天下之理無窮理無不通然後可以言儒者
矣將欲觀子大夫窮理之學其著于篇○都
承旨柳輕以七年居職辭免 上謂知經筵
事洪應曰刑房承旨玄碩圭言行皆嘗於義

且使獄訟無冤滯今欲右賢超授都承旨於
古有例否應對曰 世宗朝之安崇善 世
祖朝之盧思愼皆以賢能超拜都承旨也
上乃以碩圭代輕爲都承旨○教曰諸司文
書爲吏者率不檢藏散逸太半自今倣中朝
例每衙門各置櫥作綜懸籤解由傳掌出納
之際該官親監○罷院相自 大妃還政之
後諸大臣乞罷院相 上不聽至是教曰政
院卑下屢致大臣心甚未安且耆舊之臣晨
昏出入有乖調養之道院相自今罷休○夏

六月旱命漢城府五部修濬溝洫淨阡陌掩胔骼復分遣注書史官於諸道察官吏之奉行勤慢○命蔡壽權健許琛俞好仁曹偉楊熙止等賜暇讀書於山寺先是　世宗朝命集賢殿學士賜暇讀書課製各體賞賚而激勸之由是人才輩出及集賢殿罷賜暇之法亦隨而廢至是　上命政府吏曹館閣堂上抄啓讀書文臣復撰勸奬事目（事目）一各其所讀經史卷數每於節季開寫以啓一每朔三次製述與藝文館官員月課一時製述等第勸賞亦依藝文館施行二一正至及大慶大賀外凡一會勿參亡何知經筵事徐居

正奏曰賜暇文臣肄業於城内則交友来往
歸家頻數心不能專一臣在　世宗朝與申
叔舟等讀書于山寺今亦使之讀書山寺便
也　上可之其後修龍山廢寺名曰讀書堂
使肄業其中令節賜讌時人謂之文章接○
秋七月慶尚道觀察使柳輊於誕日書魏徵
十漸疏為屏餙以金綃進之　上手書下諭
曰卿在喉舌盡言不諱予嘉卿忠擢寄重任
治務之餘留心格君之非書箴規於屏風警
予心於屋漏當寘座右以想卿謇我之誠今

賜御衣以彰卿愛君之意仍命中官賚法醞往賜謂曰屛之飾金絹未盡善也○諭諸道觀察使曰治國莫先於敎化敎化必先於學校慮學者不以孝悌忠信爲本嘗刊小學皆令學習實效未聞誠可歎也卿令諸邑儒生講誦第其能否歲抄以聞○八月飭諸道築隄濬洫以盡灌漑之利

丁酉 八年春正月敎曰正殿用女樂非 祖宗常法 世祖特一時權宜用之因循至今今後正殿禮宴勿用之其歌舞童預令敎習○

閏二月賜宴經筵官于廣延亭御書諭曰人君不學而能治國者鮮矣予以眇昧叨莅東土遑遑臨履今已八九年矣卿等咸勸力學欲使予知進退存亡之幾曉治亂安危之迹其功不可不酬今賜酒樂以示尊師重道之意春日可賞其各盡歡○三月 王妃始行親蠶禮

〔節目〕一禮記祭義大昕之朝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註大昕季春朔朝也杜氏通典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今於三月內待桑葉已生行之一禮祭統諸侯夫人蠶北郊以供冕服漢制春蠶生而皇后親蠶於苑中蠶室今依漢制於後苑築壇一宋制采桑壇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今依此築一禮祭義天子諸侯有公桑蠶

室近川而爲之築官仍有三尺棘墻而外閉
之宋制於先蠶壇側築室四面各墻高仍有
三尺上被棘中起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
爲親蠶之所依此制令該司除別構殿設一幄
殿一通典皇后享先蠶禮畢詣採壇宋史命
有司享先蠶于本壇今蠶壇在北郊桑壇在
後苑親祀爲難依宋制遣官一通典皇后至
採桑位尚功奉金鉤司製奉筐從採內外命
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各具女侍
進筐鉤令依此令有司造筐鉤以錫爲之○
親蠶儀 前一日掖庭署施帷幄於採桑壇外
其日王妃服鞠衣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
命婦隨行尚宮前導至壇降輿王妃採桑訖
內外命婦以次採桑退復位王妃還幄次內
命婦詣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縷
切之授內命婦食蠶灑一薄訖內外命婦王
妃還宮○樂章 王妃出大次奏繹成曰維蠶
之利衣被生民道我女紅必躬必親菀彼桑
柔承我懿筐靡敢憚勤以訓四方王妃還大
次奏與民樂曰威儀卒度淑愼不忘曰嬪曰

嬪承事靡違陟降孔時禮云告成受天之祜惠我函生遂御宣政殿受內外命婦賀致詞○夏六月藝文館修撰成聃年上書言事賞毛馬裝一部○秋七月命禁婦女再嫁其再嫁人子孫勿許授官赴舉著為令　上命名時原任大臣二品以上議再嫁之禁鄭昌孫等以為依大典更歷三夫外勿論便也任元濬許琮等以為再嫁者一皆禁斷其子孫不許入仕誠為勵名教之道也　上教曰傳云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是以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自世道

日卑士族之女不顧禮義或奪情或自媒壞
家風玷名教若不嚴立禁防難以止淫僻之
行自今再嫁女子孫勿齒仕版執義李瓊仝
言其有所妨碍　上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國家立法當如是也○八月始行大射禮
上詣成均館釋奠先聖御明倫堂命題試士
臨射壇設會禮如　世宗朝正至會禮酒三
行　上發乘矢一獲宗親議政以下六十八
人耦射獲者賞不獲者罰（射儀見五禮儀○樂章御射奏繹成
日思樂泮宮駕言戾止以享以祀禮儀卒備
既抗大侯弓矢斯張四鍭既鈞萬民所望侍

射奏繹成日於樂泮宮於論鼓鐘凡百卿士
日皆景從以燕以射矢其德音獻爾發功罔
有不欽仍圻名取四人即日放榜陳賀賜内廐
馬遊街環橋門觀者數千人乃教曰三皇盛
制利用弧矢六藝和容率由飲射明侯昉於
有虞擇才徵於周室所以崇三射之禮立五
善之目雖沿革或殊遵習無曠叔季以降莫
之或講豈日給之不暇將設施之有待予以
眇薄纘承丕緒懼不克荷夙夜祗畏尚賴
祖宗之靈丞弼之力朝廷稍洽邊鄙不警中
外寧謐盖亦有年宜射侯而觀德詎愛羊而

去禮迺撰吉辰戾于文廟躬行舍菜之禮兼舉取士之儀爰就射壇備陳物采夏官分進退之規伶工奏蘋蘩之節主皮之態莫尚君子之爭可觀君臣明義百禮式序況斯禮之行達于庶民鄉飲之義亦所當講所在監司守令迨此閒暇以時舉行同我太平之樂以興禮讓之風咨爾臣庶體予至意○諭永安觀察使李克均曰永安一道卽 祖宗興業之地頃者李施愛之罪窮凶極惡而愚民信從自取滅亡是何異赤子無知而入井也然

世祖大王只誅首惡貸從不治仁且大矣問
有胥動浮言自底于律及側不請猶未止也
卿其體予至意廣諭父老無復驚疑各田爾
田各宅爾宅安居樂業毋干我刑○持平金
彥辛劾玄碩圭比之於盧杞王安石　上曰
當遍問議政銓曹若無其實爾受欺君之罪
否彥辛對曰臣當受極刑也　上乃召議政
銓曹問之皆對曰不知其為小人也於是
上下旨義禁府鞫彥辛禁府讞以欺妄律杖
一百徒三年　上曰罪當死也何律之輕遂

命押彥宰至政院鞫之同知中樞府事金紐
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及乘輿至尊
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今碩圭之為君子
為小人臣未之知假使碩圭君子也而彥宰
指為小人亦不過錯料誤執耳況碩圭不次
超擢位列六卿可謂赫赫大臣顧彥宰微者
披肝露膽敢爭於雷霆之下言雖不中有古
骨鯁之風誠宜褒奬以勸士類而反抵於罪
臣恐自此臺諫解體也 上曰彥宰自言身
被極刑予當裁斷卿其退去仍命中官問彥

辛曰汝今嘗死能知當初所執之誤耶彥辛
對曰臣初不畏死亦不知所執之誤也 上
又問謂碩圭小人則用碩圭者予也其將比
予於唐德宗宋神宗乎彥辛對曰德宗用一
盧杞神宗用一王安石今碩圭兼二人之奸
邪乃 殿下用之臣以為 殿下殆有過於
二君也於是 上教曰臨死不易辭信也予
豈效桀紂之殺諫臣哉即命解其枷杻飲以
酒使之就職亡何諸諫官上疏匡救鞫諫官
之過 上下教嘉奬○冬十月輪對官白勛

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衿團領行于京城街路
上以問領經筵事金國光國光對曰 先朝
嘗欲行此而未果令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
必少矣 上曰儒生而恥儒服是恥學聖人
之道也其可乎知經筵事李克培曰若使之
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也 上可之李則曰
中朝人行于路上皆拱手我國人闕內亦不
然此可禁也國光曰昔則闕內胡跪皆立者
皆有罪近因法禁解弛而然也 上復命立
拱手之禁申胡跪之罪○以許琮爲平安道

巡察使賜彤弓矢貂裘諭之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陲之事專委卿節度今賊變雖不在我境然變生不測卿其慎之仍宣法醞命都承旨遍賜從事官軍官酒以送之○琉球國獻猿 上命太僕畜之承旨孫比長白上曰臣知 殿下絕意玩好而太史氏書于策曰太僕畜猿云則安知後日不謂 殿下好奇玩乎 上曰詩云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況使遠物飢寒死可乎予匪爲玩好也○朱溪副正深源上疏略曰昔者先王昧爽坐朝

退適小寢未嘗深居宮中故君臣之道交孚上下之情不蔽忠邪可辨啓沃可進聰明由是而日開道德由是而日進後世則不然深居宮中所與處者宦官宮妾至於視朝經筵儼然列侍君臣情志邈不相孚臣願 殿下於宣政殿後別構小殿寫古今銘戒積左右經史聽政之暇引見羣臣之可為師友者從容宴語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況君王之生實受天命修德行政災害自去如其反是人怒神怨雖日費千金供享神

姦何益之有哉故我 太宗大王命罷祝壽
齋 世宗大王又罷年終還願凡諸佛事罷
之幾盡載在史籍歷歷可考所以貽訓後嗣
者豈不明著乎臣願 殿下遠稽先聖近法
祖宗凡干祈禱一切禁斷禮曰非其鬼而祭
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此必然之理也高麗
之季瀆亂鬼神署圜壇之祀天諸山之祈恳
乃其尤者我 太宗大王革圜壇罷祈恳使
先王之禮復明於世今 殿下令法司悉刷
巫覡驅諸城外使士庶無得行淫祀違者科

罪然松岳祈恩令出宮闈星宿廳之作又於
前日之所令臣願 殿下遠稽古制近遵先
憲凡干淫祀一切禁斷古者聖人制為冠服
齊內外明威儀使人知有別於禽獸我東自
麗儒鄭夢周建議革胡服有官者紗帽京外
學生平頂巾及我 太宗朝儒生冠服依中
朝國子監生例然後千古弊俗一大變也今
聞 殿下令儒生於街路着青衿而不許頭
巾然則身可為儒而頭不可為儒耶治莫大
於文教教莫大於禮儀願 殿下察之疏入

上御書嘉獎特賜豹皮命罷誕日祝壽齋深
源與金宏弼從遊深明經術兼通醫理為士
類所推重○命平安道諸邑稤庫所儲軍餉
逐年斂散用舊蓄新○上御夕講命侍講官
崔淑精等作揲著法以觀之淑精言今時知
律呂新書者惟鄭麟趾一人而已麟趾若死
此書絶無傳也 上即命擇朝臣中年少聰
敏者學習新書於麟趾

戊戌 九年春二月設弘文館置學士更日直宿
侍講經史初 世祖朝罷集賢殿其所貯書

籍移藏於藝文館尋命梁誠之考校書籍分藏于內外閣誠之建請藏御製之閣名以奎章閣藏諸書之閣名以秘書閣皆置大提學直提學等官 世祖因其言議設弘文館未及行 上之初年命於藝文館增置副提學以下十七員凡文翰經筵記注等事一如集賢殿古例至是藝文館奉教崔乙斗等上䟽言修撰以上雖兼春秋而依舊以侍講論思爲重奉教以下雖帶經筵而依舊以記言書事爲重異職混處非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乞

即叅酌古典別作一局以復 祖宗之制於
是命議諸臣改設弘文館置領事大提學提
學副提學直提學典翰應教校理修撰博士
著作正字等官凡二十員其副提學以下皆
兼經筵知製教而藝文館減副學至修撰其
奉教以下八員專掌記注詞命之事○命承
旨宣醞於成均館仍賜二畫罇二畫鍾以釋
菜飲福日也○夏四月雨土教曰昔隋帝鑿
山掘土役在不急會天雨土日官奏云土功
繁興民怨所召今崇禮門之役出於不得已

無乃又有不急之役乎天之譴告必有所自
卿等何無一言耶承旨李瓊仝等以加搆大
倉撤民墻屋爲言仍請諸道田稅量留本邑
以爲緩急之需　上嘉納○始行養老禮於
國學先是同知經筵事李坡言親耕親蠶大
射凡古昔盛事　殿下皆擧而行之所未備
者惟尊事三老五更耳方今鄭麟趾鄭昌孫
等皆朝暮之人若無老成之臣　殿下雖欲
行是禮得乎於是　上遂行養老禮至成均
館入御次持平李世匡正言成聃年啓曰今

守温誠孔門之罪人不當與於斯禮請黜之
上以問于政院政院對曰守温上書 世祖
朝自願出家成佛仍逃之山寺故臺言如此
乃命守温勿與於禮 上具冕服酌獻文廟
退御明倫堂行酳侑之禮侍臣學子凡二千
八百餘人 上遂乞言於羣老羣老以次對
蔡誠之出袖中疏以進曰臣口訥不能言請
以疏對 上覽之曰誠爲治之藥石當置左
右以時觀省○幼學南孝温上疏陳八條一
正婚姻二擇守令三謹用舍四革內司五闢

巫佛六興學校七正風俗八復昭陵其論謹
用舍曰 殿下引見慶延收用林玉山崔小
河用人當矣臣竊觀慶延孝心純至天感亦
多心通性理之正學有經濟之才國人皆不
以百里期之而竟以尼城縣監赴任延年老
耆過六年又加老矣昔燕昭王事郭隗而樂
毅至今 殿下信任慶延則賢於延者豈遠
千里哉其論復昭陵曰昭陵見廢二十餘年
寃魂無依臣不知 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
禴祀蒸嘗哉若曰三世所未行者今不可追

復則請以　世祖戊寅之訓明之其訓　睿
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泰若局於吾跡不知變
通非所以順吾志也夫事有可行之時有不
可行之時豈可泥於古哉時朱溪副正深源
亦上疏請勿任用勳舊且言咸陽鄭汝昌泰
仁丁克仁恩津姜應貞皆聖賢之徒也孝子
慶延乃社稷之器而非百里之才也由是勳
舊韓明澮等大懼都承旨任士洪與同副承
旨李瓊仝迭啓于　上曰復昭陵事非臣子
所敢言且深源孝溫與姜應貞鄭汝昌朴演

等别為一羣翃為詭異之行推應貞為夫子指演為顏淵戰國處士之橫議將復行於聖世請鞫深源孝温以遏其流弊　上曰謂之朋黨則不可且予既求言從以罪之非來諫之道也遂不問下旨議政府俾韓上黨等諸勲臣曉予不信之意孝温冲澹灑落嘗師事金宗直宗直不敢名必曰吾秋江秋江孝温號也與金宏弼鄭汝昌為道義交與金時習安應世為物外交時習奇其才勸之應舉曰子則異於我不仕無義也由是孝温為陳此

䟽以上其出處時年十八自是不復應舉放
浪以終其身○任士洪有罪削竄初士洪嘗
上初年請罷內佛堂頗有聲稱 上亦嚮用
然士洪外若嚴重內實陰邪好以機數傾陷
人嘗嗾諫官劾去玄碩圭覬取都承旨又羅
織南孝溫朱溪正深源之罪將欲網打士類
以媚悅於勳舊公議齊憤至是副提學俞鎮
奉教表沿沫等上䟽言近者兩士前史稱蔽
賢及不肖食祿之應都承旨任士洪陰險邪
佞凡古小人之態皆兼而有之其父元濬纖

行惡跡著自 先朝請竄士洪父子以答天
譴 上召兩館臺閣問之大司憲柳輊言誠
如館䟽所斥也 上曰然則前日卿何不言
之也對曰跡未露故不敢也 上即命收士
洪告身元濬不可以予罪及其父勿問應教
蔡壽等請曰臣等義不與元濬同周旋於經
筵乞罷臣等之職 上允之朱溪副正深源
奏曰 殿下之並罪兩館及士洪父子何哉
士洪即臣之姑母夫詳知其為小人也因歷
數其奸邪状 上復召沿沫等及士洪父子

問其狀沿洓因面斥士洪咲諫官劾碩圭事
士洪語屈不能辨 上乃教曰其復兩舘人
之職非朱溪等豈知也慰諭以遣遂命寬士
洪○冬十月副提學成俔等上疏陳治道八
事曰典學曰從諫曰辨邪曰獎恬曰斥佛曰
崇儒曰居敬曰慎終語多切直 上命承旨
賜酒肴於弘文舘仍御書下教曰罪諫者紂
拜昌者禹不褒當時之直臣安能起後日之
寒蟬故賜酒肴不妨扶醉○韓明澮言 德
宗敬陵宜設欄干等象石如 穆翼度桓諸

陵例 上曰敬陵之不設象石 大妃懿旨也竟不從○十二月命自今每日視事○上進宴于 三大妃殿復召諸宗宰賜酒樂書下詩一句曰昇平今日醉無妨禮曹判書李承召即席足三句為一章曰魚水相歡共一堂安不忘危古所戒更思王業繫苞桑○東文選成 上以我東方文章多炳蔚可觀也命大提學徐居正抄出新羅至本朝詩文勒成一部以為藝苑之楷式

己亥 十年春正月以藝文館大提學徐居正兼

弘文館大提學先是國初只有藝文館大提
學至 世宗朝始設集賢殿大提學而殿館
不得相兼常有兩大提學焉至是難其人使
居正兼之兩館大提學之例兼自居正始○
二月平安道觀察使玄碩圭有治績 上以
御書褒之仍賜御衣法醞○承旨成俔請御
苑觀射日使臺諫入參糾察勳戚之縱酒失
儀者 上曰君臣之間專主嚴敬則上下否
隔情志不通 祖宗朝古例不必改也○夏
五月命大提學徐居正纂 世祖實鑑時領

議政韓明澮奏言 太祖太宗世宗盛德大業載於國朝寶鑑而 世祖朝尚闕焉請以 世祖訓辭及兵法纂輯成書以續寶鑑故有是命○命殿最毋拘人情一循公議○六月 上御晝講侍讀官李昌臣遘疾不入對 上使内醫持藥救療仍命今後經筵官之在闕有疾者皆用此例○冬閏十月建州女真數寇中朝邊境 帝勅諭我國夾勦之 上以魚有沼為西征大將領兵往攻有沼以江水氷解不濟而歸 上治有沼罪復以左議政

尹弼商爲都元帥與節度使金嶠領兵四千直擣賊穴俘斬醜類焚蕩屯落幷得被虜遼東人口而還 上遣魚世謙獻俘中朝 帝下勅褒諭賜綵緞白金紋錦西洋布復賜弼商嶠有差

庚子十一年春二月 上詣文廟親行釋菜試文士於明倫堂試武士於下輦臺各取三人

○秋八月教曰百僚賢否羣黎休戚係于人主之一身人主有失庶職無所修明萬姓無所依庇今秋早霜且雹以害禾穀未知寡躬

有所失歟大臣非其人歟抑百姓有冤而未伸歟其令中外大小臣民實封以聞○召領議政鄭昌孫吏曹判書徐居正禮曹判書李承召謂曰欲用塑像以尊先聖先師其以此意發策於弘文館以求至當之論○九月監察徐彭召上疏言武士攙國政恐啓武人專權之漸 上召政府六曹摠府教曰一於文則無以外攘一於武則無以內修卽位以來迭用文武者此也今彭召欲不用武士予欲加罪僉曰方下書求言不可以言罪之 上

遂優容焉○冬十一月輿地勝覽成初 世
宗撰地志具載我國地理如歷代史志之體
專主簡諒至是大明一統志自中朝出來凡
人物墳墓樓觀詩章該載無遺 上覽而喜
之命宣城君盧思慎等倣其例成書賜名輿
地勝覽印布中外
辛丑十二年春三月教曰國家興亡由於風俗
淳薄而正風俗必自正家始古稱東方貞信
不淫近者士族婦女或有失行者予甚慮焉
其以諺文印三綱行實列女圖頌賜京五部

及諸道使村婦巷女皆得講習庶幾移風易俗○夏六月大旱 上屢親禱雨不雨乃教議政府曰君道得則風雨時禾稼登否則陰陽戾饑饉臻近年以來歲不豐稔民有饑色山多盜賊今又大旱土地龜坼水泉幾渴禾稼如燒咎實由予事感於下變應於上予欲與卿等恤冤理枉賑鰥寡孤獨進賢退不肖輕徭薄賦變災爲祥卿等各罄乃心以答天譴又教曰用人爲難知人爲尤難貌恭言直內實不然者有之貌言不敏心行忠直者有

之況下僚草莽雖有賢才予何由知傷和召
災未必不由於此今欲廣求賢才共成治平
其各薦人以副予意○秋七月命朝官犯罪
囚典獄者移義禁府以爲例○先是以旱避
正殿遷市肆至是得雨始御殿還市○冬十
月教曰苑囿之設非以病民也常於農隙親
講武事擧蒐獮之禮耳今有司禁民樵採禽
獸益繁有乖爲民除害之義古不云乎蒭蕘
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自今苑囿所在悉令弛
禁與民共之○上日召經筵官叩問經史尚

論先儒同異之說歷代治亂之迹時有規諷
上聽之亹亹輒至夜分諸臣請退 上曰古
人有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氣質自然變
化予今日得聞所未聞裨益弘多不為疲也
○先是 上之二年命於經筵置特進官以
三品以上備三望差除至是復命特進官并
抄文蔭武二品以上無定額使玉堂長官抄
啓而非曾經政府六曹漢城府者勿抄
壬寅 十三年春正月 上獻壽于 大王大妃
殿仍親製春帖詩以進之詩曰三元佳氣妙

春陽斗柄東回百物香臘雪欲消延曉日東
風送暖入椒觴門門鷄唱新年瑞殿殿雲開
舊日光罔極情懷何以報惟知慶祚祝靈長
須甲春初喜色來雲凝殿裏瑞光開椒花香
動千年頌栢葉青浮萬壽盃羲日未消千嶂
雪舜風先發一園梅乾坤萬象真如舊屈指
嘉祥未罄枚 上誠孝篤至 三殿同豪一
宮事之如一甘旨必親調藥餌必先嘗 大
王大妃晩年患疾每見 上病輒少間人稱
孝感○夏四月 上御夜對講罷宣醞經筵

官於政院教曰非貴爾等所貴學聖賢道理
也命自今經筵官夜對往来給炬火○六月
教曰古昔賢君莫不選賢與能共康庶績我
國家設科取士又立薦舉之法欲其才德之
士咸使登庸求賢之路不為不廣然滄海遺
珠自古所歎草澤巖穴之間豈無懷才抱竒
沉鬱而不能自售者乎凡厥在位捜訪遺逸
又教曰賢者處世固非一端或隱於巖穴或
混於屠沽或仕於管庫或安於抱關雖非全
德之人茍有一節之可觀斯為善人並以名

闡以副予側席明揚之意○秋七月命罷安
巫祈雨禮曹以 祖宗古例為言 上曰祖
宗朝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命盧思慎李克
墩李瓊仝等撰綱目新增副提學柳允謙等
上劄曰 聖上留意經史孜孜未遑允在聽
闓莫不欣慶但今連歲飢饉救荒之不暇而
四傳春秋綱目新增文翰類選杜詩李白詩
膚學口訣皆設局供億一日之費積日計之
可活飢民若干且綱目一從春秋書法成萬
世大典今雖附入諸論恐有詳略重複之病

顙且停罷　上答曰豈以予好學爲非哉爲供億之費故今從之尋教曰綱目新增欲便觀覽其仍編輯○閏八月久邊國王李獲遣使獻土宜久邊前因日本薩州人來通聘問至是復遣使獻燒香胡椒鑞銀綃綸具盜素等物上書願得大藏佛經曰貴國之廣大聖德之無窮量齊天地臣雖不肖吾民即陛下之民也以遠近莫恪生民之殖福俯賜一藏以契佛之遺漏百拜頓首云云命優禮送之佛經以無有謝不遣○九月弘文館具御諱

代用字以啓曰 世宗諱代以稿 文宗諱
代以琳 世祖諱代以珵 德宗諱代以明
睿宗諱代以欣從之○重陽日賜經筵堂上
弘文館承政院及入直諸將酒仍命射侯內
苑○城平安道之阿耳高山里兩鎭○冬十
月 上御經筵領事韓明澮奏曰 世祖慮
國中文籍少置刋經都監刋印廣布以盛德
事也今與校書館布帛劝令戶曹主管一委本
署印書便也知事徐居正曰東方文籍一無
所傳金富軾所撰三國史 世祖命儒臣改

編未就此可印頒也 上可之○上妹明淑
公主卒命禮曹弘文館考古事停朝三日○
上行酌獻禮於文廟退御明倫堂設策試士
○十一月丙申日南至命禮曹判書李坡等
考古葭管之制為三重土室以候黃鍾之氣
初世祖朝改作宗廟俗樂別剏上一下一
之新律與古之律呂位置參差異序 上每
親享疑樂聲類西京別曲心常不安故倣古
法試求元聲越戊戌黎明命中官審視果驗
賞坡等有差候氣之法爲土室三重戶閉塗釁外門子位中門午位內復門

子位布緹（黃赤色帛）縵（無文繒）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埋律管以木為桉內卑外高端與地齊薄紗覆之中秋白露採葭莩（莩中薄葉）為灰實管端氣至灰飛為氣所動者灰散為物所動者灰聚詳見漢書律呂新書文獻通考等書○上御宣政殿講大學中庸洪應盧思慎李坡等侍焉討論文義以及天地度數漏刻閏法河圖洛書律呂等事無不講究竟日乃罷○上教于政院曰知理學宰臣書以啓予將依前日論難於是政院以左議政尹弼商右議政洪應宣城君盧思慎領中樞李克培領敦寧尹壕達城君徐居正陽川君許琮禮曹判書李坡工曹判

書孫舜孝咸從君魚世謙同知成均館事李
克基啓焉　上復御宣政殿設酌敎曰前日
講說聽之甚喜故復設此筵也仍講大學中
庸舜孝多勉戒之言　上皆嘉納賜紫段帖
裏以賞之時夜將闌諸臣恐勞　上體欲退
上命勿退曰與卿等講論得聞所未聞樂而
不知疲也復命講詩仍及廟謨而罷諸臣皆
扶醉以歸

國朝寶鑑卷之十六

國朝寶鑑卷之十七

成宗朝三

癸卯十四年春正月召前察訪李寛義賜衣許還令所在官賜米豆寛義學術精邃累舉不中退居利川時年七十五孫舜孝以經明薦之上下旨徵至命入講筵與侍講官徐居正許琮等共論庸學之義性理之原以及天地之度七曜之行曆數歲差之法寛義對甚悉上將欲擢用寛義辭以老不治事請還鄉里上嘉其志特許之○三月上御經

筵侍講官李坡奏曰今之典文徐居正李承
召已老矣無可繼其後塵者如經學則李世
佑金應箕史學則丁壽崑趙之瑞詩學則曹
偉申從濩宜循其才分培植儲養 上命禮
曹與主文大臣議啓○大王大妃幸溫泉
二大妃隨行 大王大妃疾大漸昇遐 上
率百官擧哀成服於中和門內○夏四月
大王大妃梓宮至自溫泉謚曰貞熹殿號曰
泰慶○六月葬 貞熹王后于光陵○秋八
月 上御夕講檢討官宋軼請諭諸道申明

學校之政以敦風化侍講官金宗直曰臣曾
爲守令設鄕射鄕飮之禮使孝悌者先之才
藝者次之不肖者不與焉由是一鄕之人企
而化之恥而改之誠有補於風化也 上乃
下書諸道使措置興學之方宗直叔滋之子
也叔滋受業於吉再再受業於鄭夢周學有
淵源宗直文章經術得之家庭爲一世冠冕
四方學者出其門下甚多金宏弼鄭汝昌南
孝溫金馹孫李黿乃其尤也○九月敎吏兵
曹曰凡人非係國家綱常之罪不可以一時

微過廢棄終身近來人有一失銓曹指以為
瑕終不注擬雖或用之臺閣從而据摭其於
用人大體甚不便今後無蹈前轍○冬十一
月選武臣四品以上有操行才藝可任大事
者八人從文臣受讀史記○上以 貞熹王
后當國家危疑之際參決庶政社稷賴安欲
依大王例行三年之喪問議于政府六曹弘
文館臺諫韓明澮尹弼商洪應等議請從權
適變行三年之喪弘文館議曰禮記服問云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䟽曰君母是適

夫人則羣臣服朞夫禮經聖人之定制先王
之定法王后三年之喪不載禮經豈可以功
德之多寡人情之厚薄輕易變更哉時右叅
賛許琮議與洪應等同及聞弘文館議茫然
自失曰吾過矣即上䟽自劾然 上竟行三
年之喪○刻張蘊古大寶箴揭于宣政殿書
王禹偁待漏院記揭于承政院○十二月改
典校署爲校書館時典校博士高彥謙等上
䟽言掌書之任自古爲重漢曰天祿閣唐曰
秘書監高麗太祖建内書省成宗改爲秘書

省達我 太祖開國改正官制稱校書監序十二寺之上 太宗改稱校書館增置校理一人與藝文館成均館并稱為三館 世祖革三館之法改館為署列從五品衙門是豈朝廷并置四館之意哉請增本署為三品衙門復稱校書館命下勘校廳從之

甲辰 十五年春三月命儀賓二品以上稱尉正三品稱副尉從三品至四品稱僉尉因儀賓洪常等上疏請從 世宗季年之制也○先是 上為 貞熹仁粹安順三大妃就昌德

宮東壽康宮基建昌慶宮至是成命大提學徐居正名殿閣殿曰明政文政壽寧觀慶景春仁陽通明堂曰養和麗暉閣曰思誠亭曰環翠○副提學李命崇等上疏言聽言納諫人主之美德故舜曰好察邇言湯曰從諫弗咈後世人主自以為威勢可以富貴人生死人貧賤人一有諫諍之臣視若犬馬草芥唐太宗武定禍亂文致太平而貞觀之治不能擬三代者納諫之心始勤終怠也 殿下於異端固無崇信之心而慶僧之門一開異端之流漸熾至於僧徒亂入學宮是由

殿下從諫之志怠也　上御書疏尾曰驕傷
生於安富紀綱廢於舒肆卿等規諫正中我
病時　大妃頗信釋教諸臣屢請　上從中
導達　上雖屢以爲言而尚未得懿旨故至
是受以爲過○副司果金紐上疏言其母中
風請得妻金圓命賜四十九○夏四月以大
丘府使林壽昌爲工曹參議富平府使閔孝
男爲尚衣院正潭陽府使南季尚加一資以
治績特異也公州牧使李叔生南原府使蔡
申保江陵府使具致洪並科罪罷黜以貪污

慵懶也○五月　上御經筵命金應箕講律
呂新書時　上欲知律呂隔八相生之法命
於朝講後別講新書屢問其義窮究到底應
箕對甚悉○冬十月　上欲於夜對講罷兼
講文翰類選以問於政院曰予於詞章非欲
肆力也但欲知其向方而止耳承旨等對曰
此書直是編集詞藻者也豈可使經筵官進
講乎　上乃止○直提學金訢以其父友臣
在丹陽治所而病亟請往見　上命給馬賜
以藥餌教曰予舊學于友臣友臣予之甘盤

也其遣良醫護視○十一月東國通鑑成先
是 世祖朝嘗命輯東國歷代事實附以東
儒之論爲東國通鑑未就 上命大提學徐
居正等續成之至是進獻 上覽而善之曰
可垂萬世也然權近之論有未然者何爲採
入耶居正對曰司馬遷之論班固非之司馬
光之論後人亦非之金富軾之論權近亦非
之史論固不可盡一也 上以爲然賞賜堂
郎有差○兩西癘疫熾盛遣官行癘祭于棘
城錢山○十二月教曰尊師養士國之先務

成均館饋廩不給額外來學者贏粮讀書是
豈符崇儒勸賢之意其給田四百結俾收稅
以贍其用○命蠲八道兩都濟州糶糴之年
久未捧者
乙巳十六年春二月 上以永寧殿宗廟用樂
不同命禮曹考奏禮曹判書李坡啓曰考之
文籍未有記載但臣於 世祖朝爲禮房承
旨聞 世祖下教曰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
之郊用之廟今保太平定大業之樂可以通
用於永寧殿宗廟也 上曰五禮儀亦言永

寧殿用俗樂今且從五禮儀○教曰文章餘事詞藻末藝其於治道雖若不關然風俗之汚隆世道之升降亦因是而知之況我國事大交隣所關甚重者乎咸陽郡守曹偉前居昌縣監俞好仁久在經筵以親老辭職故許赴外官俾全忠孝身雖在外心未嘗忘君今觀詩藁深加歎賞特給其親米豆各十五石使爲人父母者知所以勸二人皆上箋謝好仁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絶與偉同師事金宗直其除外邑 上命歲抄錄進所著

詩文至是覽其藁有是命○夏四月 祔貞
熹王后于宗廟 世祖室方祔謁時 德睿
兩室閉龕門以示避之之意仍行祫祭於永
寧殿宗廟各室從禮曹弘文館之議也○設
文科初試教曰我國之公無私者惟科舉而
已近聞猥濫頗甚其體予意務要至公○六
月大旱 上將親祭於文昭殿禮曹請祭樂
去皷命議于大臣盧思愼以為金聲屬陰革
聲屬陽亢陽為災故用金聲而不用革聲者
此出於董仲舒閉陰縱陽之術而初非聖人

之教若祭樂無鼓則五聲不備何以交神明
乎不可以術數小事廢奉先之大義也 上
從之○教禮曹曰昔文王之鑿池見枯骨而
埋之中外如有暴骨並即埋之年壯處女督
令婚嫁○弘文館因旱災上疏言往歲昌慶
宮之役 殿下之所不得已然赴役都下者
千百爲羣呼邪之聲數里不絶傷和致旱安
知不由於此也今之公卿大夫百僚庶士奉
公者小曠職者多漢城隷院之郎多非其人
遐方遠州之守瀆貨病民監司或有不學無

識之人六卿或有醫術戚里之流又有大於此者政府位冠巖廊參賛大政而未聞進一嘉謨以輔主德徒以巨富甲于當時恐非公儀子拔園葵之義也 上命以堂䟽示議政府領敦寧以上臺諫言弘文館論貪汚守令而不請問其所犯不可也 上不聽○秋八月選文臣七十餘人試十韻排律于仁政殿庭以秋月揚明輝為題工曹佐郎俞好仁居魁賜綠羅一匹○命文臣堂上官聚仁政殿月臺上製述科次一如科舉例○冬十二月

賜達城君徐居正紫纁貼裏一具狢皮四十
領教曰近久不見卿今朝見之病未永痊卿
之文章世無出其右者愼出入調護可也○
禁政府吏曹徵捧堂參價之弊時同知經筵
事蔡壽言守令新除則政府吏曹必待納幣
然後乃許參謁謂之堂參是爵人而索價也
請禁之 上教曰大典新除京外官並於政
府銓曹參謁者欲其參謁之際察其當否也
今聞因此徵求非但無廉介之風殊失士大
夫相待之體貌且守令萬戶不能自備則督

責邸人稱債必納到官之後償以官物因循成俗恬不為愧自今毋襲前規以革弊風○頒紫段囊子于領敦寧以上議政府六曹漢城府都摠府承政院司憲府司諫院掌隷院堂上及史官注書歲時亥囊子囊之制始此

丙午

十七年春正月 上進曲宴于 兩大妃仍御仁政殿宴功臣○特賜金帶于吏曹參判金宗直曰卿為近侍久予知卿將受國家大任也又賜犀帶一腰于禮曹判書李坡曰嘉卿典禮三載無錯誤公退之暇不忘經史

也○二月諭慶尚道賑恤使韓致亨曰飢民待哺望卿之至如赤子之望慈母今聞飢不至浮黃者不賑之惜官穀不恤民豈賑救之意哉卿體予意毋使赤子轉于溝壑○城義州九龍淵○三月雷震 恭陵丁字閣鴟吻上大警惕肆赦求言○直提學金訢應旨上疏陳敬德之實四事曰節嗜好曰重名器曰謹刑法曰納諫諍 上優批嘉納○夏四月命兩界守令以文武交差○五月命政府擇武臣可爲特進官者魚有沼等二十四人從

領事韓明澮之言也○冬十一月 上教曰金宗直常言宰相不可試以詞章然中朝文士奉 帝命而來必與之酬唱可不預習乎於是以食爲民天論試朝叅文臣二品以上魚世謙居第一 上曰此佳作也但耗損民天者僧也而論不及焉此可欠也仍賜世謙廐匹○上御宣政殿鄭昌孫尹弼商徐居正金宗直等侍焉命論古今治亂安危之事東西迭相問答日暮乃罷○十二月冬暖無氷命弘文館考古例行祈寒祭

丁未十八年秋八月 上御夕講侍讀官鄭誠謹奏曰用人當委銓曹注擬故許琮爲吏曹判書人皆服其用人之當而今吏兵禮曹郎承政院注書等自薦其僚臣恐不革此弊政出多門終至於朋黨也 上以爲然誠謹又言司成金慶孫教誨不倦吏曹以老鈍啓罷之甚不可也 上曰年雖老有可用者年雖少有不可用者豈以老少爲用舍哉○冬十月皇明 憲宗皇帝崩 新皇帝即位詔使翰林侍講董越副使工科給事中王敞來至

見上歎曰老生舊聞賢王學問高明通達
禮義今幸目覩果愜所聞
戊申十九年春閏正月親耕藉田○夏四月
上親行夏綸教曰宗廟俗樂如保太平定大
業固善矣其餘如西京別曲男女相悅之詞
甚不可也樂譜雖不可猝改其歌詞則別撰
以被曲譜何如且予於祭時旣飲福矣再設
飲福宴何據予禮曹其博考古典及 祖宗
故事以啓禮曹啓曰宗廟之樂保太平用於
迎神初獻定大業用於亞獻終獻未見其爲

男女相悅之俗唱也但定大業之赫整調詞似滿殿春永觀調詞似西京別曲是以聽之近於俗唱也至於再行飲福則詩楚茨篇注云祭於廟而宴於寢又曰於祭既受福矣又宴於寢者將受後祿而綏之也再行飲福明有古禮時 上深疑廟樂之非雅音欲有更張之意而有司之臣不能對揚雅樂未復識者惜之○上幸成均館酌獻先聖退試文武士○冬十一月教曰唐藥民間得之為難以鄉藥集成方所載藥欲齊民辨識而用之宜

令老醫抄其切於常用者用鑄字印布民間
○永安道量田巡察使李克增言本道虞候
評事並皆革罷凡軍機事變武臣不可獨專
請復置評事 上可之○以韓明澮申叔舟
追配 世祖廟庭○大司憲李則等應旨上
疏一曰厚風俗二曰存大體三曰簡辭命四
曰開言路語多切實 上御書褒美仍賜則
貂皮煖帽又賜執義金楣以下五人鼠皮煖
帽則楣等服以拜賜 上宣醞復賜白蠟燭
各五丁曰古有撤御前金蓮燭以送學士者

今賜卿等蠟燭各置案前極飲盡歡則等酒酣語尚傳曰有君如是而不能致堯舜之治者臣等之罪也既罷夜二鼓矣○上御經筵知事李克增奏曰惠山鎮長城外棘城搖坎以防野人往來臣謂當以德惠撫之不可設機示疑也 上曰馭戎之策必使權在我而彼不暇備我不然何以為國乎然設險守國從古有之不可以今無寇警不為之備也
上每留意關防諸道築城之役次第告成兩南則順天之突浦南海之古介鎮東萊之釜

山浦巨濟之玉浦固城之唐浦泗川之三千鎮西北則安州之節度營會寧之豐山堡端川之雙青口雲龍鎮築城凡十數又命松都守臣修舊城○十二月教曰揚湯止沸莫如去薪畏影走日不如處陰訴冤節目詳載大典而駕前申訴愈益滋多此必官吏失於聽斷而然也設官委任之意安在哉申飭諸司使聽訟之際毋汩利慾毋怵威勢令民無冤枉

乙酉 二十年春正月兼掌令李承健承命設鄉

試於黃海道還言臣發策問本道惡疾救治之方永柔訓導權季仝對策曰供佛則可救此言有害名教故不敢也 上乃教曰季仝之辭予甚憤焉當國家擧賢之日不陳堯舜之道鼓唱浮屠之法是欲使予如梁武之捨身唐宗之膜拜而後已乎仍命憲府拿致季仝竄于極邊又飭該曹勿復度僧○以鄕學書籍尠少命印四書五經及諸史頒于諸道○二月以武備踈虞飭兵曹具試才節目以啓○三月 上御經筵台正郞金應箕講五

音六律之理應箕對曰舜言予欲聞五聲六律在治忽季札觀周樂亦知其國之治亂與亡政治得失可求之聲律大抵然也昔 世宗朝用柳思訥之言立當月律不知何時廢不用也 ○上命春秋館考奏○夏五月城三水郡之仁遮外鎭置萬户從永安道觀察使李封之請也○仁粹大妃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竈等取而焚之 大妃請治竈罪上辭曰儒生闢佛可賞而不可罪況自內聞之而命推儒生非人君之政也 大妃不能

強○六月教于政院曰唐文宗詔使百僚出城觀稼乎今欲行之使民知國之重民事也仍命領敦寧以上政府六曹漢城府各一員左承旨韓健往東郊觀稼賜酒樂于濟川亭復命應教閔師騫校理姜景叙修撰朴增榮往宣醞○秋七月上聞刑曹判書金宗直之病特賜告令醫司製藥與之○八月教曰稽於天道寒暑均取於月數蟾兎圓古人翫月良有以也我國雖無此風適値佳節借以君恩選清涼之地樂太平之象不亦美乎遂

命政府六曹判書經筵堂上弘文館藝文館
承旨注書翫月于掌樂院賜酒樂○上進宴
兩殿於後苑內外命婦咸與焉復召宗親領
敦寧以上政府六曹參判以上忠勳府漢城
府儀賓府政院弘藝文館都摠管俱會北厛
賜酒樂仍命射侯投壺又下御書內賜珍羞
以金應箕嘗侍講性理大全而職非弘文館
不能與宴命賜羊酒于其家○上御經筵講
訖檢閱李胄奏曰史貴記實以古史考之有
曰勃然變色曰聲色俱厲曰容貌自若史官

若不見容色何以記之中朝史官秉筆立帝
之左右我國史官伏而記事臣竊以為不可
上命自今史官坐而記事○上欲以勝國名
儒崔沖崔惟善趙簡從祀文廟以問于禮曹
弘文館皆對曰三人文章道德為一世儀範
然國學從祀則似過只於其鄉廟享可也從
之○九月 上將閱武教左右廂大將曰兵
之進退在乎旗鼓然旗以麾之而夜暗不得
見鼓以振之而隔山不得聞如此之時三軍
進退必待符驗而動可也時外營大將領軍

赴寬待之禮故有是命○冬十月命頒將鑑博議於諸道刋印廣布○十一月御夜對上曰晉書郭瑛傳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衆乖人君果不貴明察否記事官南宮璨曰漢宣帝綜核名實而未免為基禍之主唐宣宗過於明察而無救其衰微之弊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人君自以為明察下行臣職而羣下不肯任事則萬事必至於隳矣 上深然之○命印頒周禮集解於中外說經成希顔見是書於佐郎南世聃

家以解釋詳悉奏之有是命○十二月領議政尹弼商奏曰觀象推步國之大事 祖宗朝金淡精曆法淡後無其人請擇年少聰敏文臣令習天文數法且舊時觀象監起樓二間爲測候之所冬則賜狐裘以考驗天象今樓閣久廢請修葺 上可之

庚戌 二十一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持平權柱言今掌樂院肄習俗樂皆辛禑時歌詞亡國之音不可用於宴饗況其中多男女相悅之詞請並去之 上曰曲譜雖不可頓變其歌

詞豈不可改令知音宰相添删釐正於是魚世謙成俔等改撰雙花曲履霜曲北殿歌中溪褻之詞以進○二月下李末所獻弓弩及水戰圖于兵曹命試驗以啓○教諸道觀察使曰呂東萊歷代史詳節陸賈新語楚漢春秋唐臣奏議魏略陳后山集韋蘇州集司馬温公集司馬先生家範山海經唐鑑管子文苑英華文章正宗等書廣求民間上送○三月金沂進吳師道重校戰國策賜馬裝○教曰予以寡昧嗣守洪基治效雖愧於 先王

仁澤欲究於下民當玉食則思民飢御輕煖則思民寒處廣厦則思民居但堂下千里君門九重下情無由上達今陽氣發泄勾者出萌者達萬物皆遂生成之樂獨吾民阽危而莫之省則非為民父母之意凡厥在職盡心民事使老者無失養婚者無失時貧者無失業共躋仁壽之域○秋七月副應教李承健遭母喪命致賻以為例○以鄭汝昌為昭格署叅奉汝昌虞候六一之子也六一死於李施愛之亂朝廷例叙軍職汝昌曰父受其敗

予受其榮可乎入智異山深探性理之源遂
窮體用之學至是司贍寺正趙孝仝䟽薦故
有是命○命政府六曹揀選武臣之有將才
者以聞○閏九月 上謁英陵歷臨清心樓
置酒引見隨駕二品以上曰此地江山清勝
若非賢守令必耽於遊觀不留意民事冝
擇授也仍命減驪廣等五邑今年田租之半
所過州縣遣官祭先聖廟賜學生米有差○
冬十二月彗星見政院請設醮祭以禳之
上曰在修德不在祈禳也仍下教責躬減膳

求言

辛亥二十二年春二月教曰治貴敦朴禮存寧儉今王子王女婚聘之家頗尚奢麗浸以成俗既違典章實虧風教今後吉禮時凡侈靡之事悉皆禁斷○夏五月野人寇邊殺鎮將以許琮為都元帥征之賜御書曰蠢玆北虜匪茹入寇輒肆蜂蠆之毒敢逞豺狼之志肆興師旅聲罪致討非貪土地好戰勝詩云文武吉甫萬方為憲又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東北之事一以委卿特賜劒於卿是乃宋征

江南授劒曺彬之意也仍賜宴于忠勳府○
教曰昔王商爲侯推財與弟薛包分財以惡
物自與習俗澆薄一奴一田交訟于官遂成
讎怨殘傷骨肉今西北兩道人烟尠少無罪
之民尚徙以實之姦細之徒其何恤乎今後
兄弟叔姪起爲爭端者全家徙邊以厚風俗
以實邊塞○冬十月賜白磁盃于政院教曰
此盃潔淨無瑕注之酒塵滓畢見比諸人君
大公至正無一點私累則不善之事無得容
焉○十二月禮曹啓言郊外行幸時臺諫服

色自內出玉頂子笠賜大司憲韓致亨大司諫成俊之後遂不着戎服甚不可也命依他百官例以戎服隨駕從之

壬子

二十三年春正月成均館典庫吏多逋供士米有司欲令追償　上曰國雖小豈乏養賢之資其勿追償特給米三百石布五百匹大司成請備酒食會朝士及諸儒生以侈聖恩以為斯文盛事許之○夏四月北征都元帥許琮班師琮受命與師至六鎮與尼了車對陣尼了車登山望見軍容甚壯不戰而

遁建州三衛聞之大震至是師還 上御宣
政殿引見琮等賞賚有差尋拜琮爲右議政
○五月聚文臣于闕中製進端午帖子教曰
近見帖子多不致意自今令能詩宰相第其
高下居魁者論賞○秋八月 上幸成均館
親行釋奠於先聖仍御下輦臺饗百官儒生
宰樞文臣入侍殿內堂下文臣分坐庭下與
宴儒生三千餘人環橋門觀者亡慮萬餘人
上下皆揷花先是命弘文館做大射禮樂章
新製樂章至是令工歌以侑之各司分掌設

饌命都承旨鄭敬祖諭儒生曰今日之事非爲宴樂也乃所以崇儒重道也其各醉飽明日下教釋因○九月行養老宴判中樞府事孫舜孝曰今日開宴君臣同樂真太平氣像然外邑鰥寡孤獨豈無不得其所者乎於是
上諭諸道守令宴羣老如儀○大提學洪貴達請弘文館學士勿拘年四十之限令製月課且選年少有才名者分番賜暇輪次讀書從之

癸丑

二十四年春正月宣醞于判中樞府事孫

舜孝第仍賜御札曰卿每以忠恕勸我我每
以正直待卿不見鶴行爲日已久想必有疾
載念于懷特遣入示意卿其一歡○二月親
耕籍田還御仁政殿行勞酒宴○三月 王
妃行親蠶禮於後苑仍御宣政殿行勞酒宴
○命官敎用大寶賜牌用施命之寶○夏四
月以唐紗帽賜承旨曹偉曰衣冠當從華制
故以此賜之欲使人觀法也○秋八月樂學
軌範成 上以樂院所藏儀軌及 兩朝樂
譜年久斷爛其幸存者亦皆踈略訛謬事多

闕遺命禮曹判書成俔與掌樂主簿申末平
典樂金福根等更加校讎分為雅唐鄕三門
至是進之賞俔等有差○冬十二月命修平
壤箕子廟松都高麗太祖陵牛峯縣李齊賢
墓從侍讀官俞好仁之言也
甲寅二十五年春正月安琛使中朝還購獻丘
濬所撰大學衍義補命印頒○有人作舍於
鳳安君受賜之田漢城府請撤去 上曰莫
非王土莫非王臣雖茅屋數間宜念小民營
作之勞其勿撤○夏五月 上憂旱命減晝

膳飯米穀諸君翁主家一應營繕有言若假數日工可訖也 上不聽○冬十二月 上有疾不豫猶聽斷不輟及疾篤具冠服引見大臣屬以後事二十四日己卯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閽喪之日雖深山窮谷之民莫不奔走號慟明年四月六日葬宣陵羣臣議上德行功業上謚曰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廟號曰成宗

國朝寶鑑卷之十七